



马村的栾树

□贺新花

我是在清晨上班路上，偶然抬头看到马村的栾树的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马村区中兴路上的栾树，彼时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。

这条路我常走，栾树就立在我日日途经的路旁。看枝头那一簇簇红红火火的“小灯笼”，我与它们一次次重逢，却又一次次擦肩而过。直到今日，透过雨刷横扫过的前挡风玻璃，雨中栾树才真正清晰地撞入我的眼帘。

我不由自主地靠边停车，按下少许车窗，近距离观看。雨给栾树加了层滤镜，红果艳得鲜活、绿叶翠得透亮，滴滴雨珠缀在三角形的蒴果上，蒴果像被清水洗了一样，湿漉漉、亮晶晶的。那一番玲珑剔透，只一眼，便烙在心里。

因为有了栾树这一意外发现，这个清晨变得分外美好。

唐代宰相张说有一首诗，其中两句“风高大夫树，露下将军药”，道尽了栾树的气度与功用。在他眼中，栾树是玉树临风的士大夫，树干挺拔、浓荫如盖；果实则是将军战备的良药，能疗愈伤痛。

于我而言，栾树从不是寻常行道树，它在我心里始终有个更滚烫的名字——木兰树。这称呼源于一段与巾帼英雄花木兰紧密相连的传说。

相传当年战事胶着、粮草匮乏之际，花木兰在营帐外的坡地上，发现了成片的栾树。栾树枝头长满红色长条嫩芽，透着蓬勃生机，她试着掐下一点放进嘴里，微苦中带着丝丝清甜，咽下后竟能缓解饥饿。很快，她带着将士们小心采摘，将嫩芽焯水、拌上盐巴食用。靠着这不起眼的栾树嫩芽，将士们恢复了体力，渡过了难关。自从知晓了这段

传说，再看栾树，便有了不一样的意味。它不再只是一棵会开花结果的树，春来新叶舒展，夏末黄花满树，秋日蒴果如盏，四季变换，每一寸枝丫都藏着故事，岁岁年年立在那里，无声地诉说着花木兰的勇毅，诉说那生生不息的过往。

中兴路是马村区一条南北向城市道路，连接着解放东路与建设路两条城市主干道。20多年前我刚调至马村区交通局，恰逢这条路规划建设。为了掌握进度、做好宣传，我曾多次往返施工现场，踩着泥泞看工人浇筑路基，看着它从坑坑洼洼的工地，一点点变成平整宽阔的通车大道。

后来不知何时，这条路渐渐有了生机，不足2000米的双向四车道上，不仅种上了行道树，人行道与机动车道中间还多了条大约两米宽的绿化带，两排栾树就这样整齐地立在里面，树干笔挺，枝叶向四周舒展，一到秋天就成了路上最吸引人的风景，为马村的秋意增添了无穷韵味。

路的西边，新小区拔地而起，高楼鳞次栉比。从中兴路转向解放东路，更让人眼前一亮，宽广的路面两侧，同样是成片的栾树，树龄更长，枝叶也更繁茂。远远望去，一树树红花与苍翠绿叶相映，构成一幅斑斓的秋日画卷，把原本普通的道路变成了赏心悦目的景观大道。

行走在这样的街头，像行走在童话世界。马村在变，环境在变，心态也在变，原来总执着于踏遍山河寻觅美景，却忘了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。此时，有风吹过，“小灯笼”缓缓晃动，雨珠顺着枝丫滴答滑落，薄雾如轻纱般笼罩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已身处画卷之中。



凭栏听野水

□孙小枝

我常登屋顶小平台凭栏眺望，屋后河沟树木交织、杂草茂密。

这河沟太过纤细，最深不过四米，宽仅七八米，坡上杂草爬上屋基，也没人打理。偶读许衡传略，见“许文正公祠在涟深河之右”，才惊觉这小沟竟有“涟深河”这般清丽名字，如俯身撞见草间玉簪，清润漫进心里。

我曾徒步寻其源头：向北穿民居不到两公里，见农田垄沟似的豁口，便是起点。再顺月华路南行，过顺和商场，至跃进路6号院，它才从地下暗河转为水泥铺底、砖石护坡的地上河。

焦作境内这类季节河不少：西有白马门河，东有阎河、瓮涧河，皆发源于太行山，随雨水增减时枯时盈。它们的水量直接牵动下游的汛情。记得2021年夏天的暴雨里，沟水轰鸣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水声。伏窗而望，浑水漫过杂草，湍急奔涌，竟有几分撼人。那年多地遭洪涝，新乡灾情最重。记得超市里一位从浚县来投亲的大姐，给单薄的孙子挑保暖衣，眼里满是疲惫，絮絮说起家乡被淹的场景。

此后数年，水声成了稀客，唯有雨天可闻，雨歇便悄隐。但从今年8月起，雨一直未停——或瓢泼，或淅沥，我也就听了两个多月的水声。近来雨歇，水声依然。

夜深人静时，水声清亮，似温柔的安眠曲；晨光进窗，水声细软，似呢喃的情话。想起春天的河沟边，草长过膝，虫鸣叶下，树影浓如墨，引来不少飞鸟，有燕子、喜鹊和布谷鸟……最常见的是斑鸠，那叫声猛烈而绵密，一唱就是大半年。我曾见一对斑鸠互理羽毛，忽一只振翅飞去，另一只立枝张望，尾羽轻抖似带嗔怪，良久才朝着同伴的方向悻悻离去——想来也如人间情侣，会闹些小别扭。

因离河沟近，常有“不速之客”造访。最常见的是野猫，黑毛白眼的，满身花纹的，毛色杂糅的。从沟底跃过厕墙，纵身房顶，两米宽的空当拦不住它们。野猫不怕人，会与我对视，琥珀眼珠子看我好久。我跺脚，它不动，直到我举棍，才麻利逃去。可夜里准会回来，将垃圾桶弄翻。有个夏夜，我贪凉未关门，半夜听到窸窣声，开灯瞥见大花猫蹿走的影子，尾巴甩过门框。

闲暇时，我搬小凳坐屋顶栏边，就着房坡看书、写字。光线柔软，空气里浮荡着草木清香，累了便抬头看树、听水声。我客居此地六年了，常扪心自问，为啥偏爱在此落脚？是因离工作地近？还是因进山寻幽之便？

也许都有吧，但还有一个缘由：这里是元代大儒许衡的故里，文化渗透力强。村里多许姓，还有许文公祠、许衡墓、许衡公园、许衡文化广场、许衡中学……我日日浸润在这氛围里。

至于这河沟，是意外的馈赠。我不嫌它荒乱，喜它天然；不嫌它偏僻，喜它幽静；不嫌它卑微，喜它自由——就像我自己，爱泥土，迷泥性，呈本真。于是想起刘禹锡的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。

我知雨季过后，河沟仍会干涸，水声亦隐。如我终是过客，总有离时。然我深知，涟深河给我的，终将是生命里一枚浸着草木香与流水声的鲜活印记。

青山之上

□焦众元

对于家乡广大的太行山脉，我内心怀着无比的热爱。

豫西北的秋日太行，倘若你有幸去过，那真是到了人间天堂。此后你的内心就会像我一般，无时无刻不在回味她的美丽，无时无刻不听见她的召唤。

常常是夜里，我躺在异乡的床上，抬头不是星空，而是无边的黑暗和静默。我会在这深夜，想起儿时的往事，想起我那美丽富饶的家乡。我想起那漫山遍野的黄栌，在温暖的阳光下绽放满山的赤红；山间河床巨石铺地，宛如史前巨蛋；峡谷间碧绿的水库，透出翡翠般的温润；我看见羊群在路边的河岸吃草，云团般游动……

我想起翠绿的核桃、橙红的柿子、鎏金般的黄栌，想起褐色的土地、黑红的脸庞、斑斓的野花，想起琥珀般的蜂蜜、乌黑油亮的煤块、赤紫色的铁矿石；也想起山间的古碑、雄浑的抗日石刻、岳家军抗金的石头城堡，还有错落有致的旱地梯田……

山间的老房子是大块石头砌成的瓦房，门口自留地的围栏用板岩那样的天然碎石敲成粗糙的砖石，平顶窑炉渣抹成的平房顶平行于步道，一脚踩上，便可在屋顶间穿行。山里的空气是那样清新，每次呼吸都像畅饮甘甜的泉水……秋收时节，金黄的玉米串成一排挂在墙上；入户的门洞下，是同样金黄的黄栌木堆成的柴火小墙。山里的人家热情好客，那样朴素的土屋，黑漆漆的灶台，发黄的池水，却能在干柴朴素的烈火里生出直挺的炊烟，变出美味的饭菜。

又是夜深人静时，我听到山脉在召唤我。这是祖母的故乡，80多年前，祖母的母亲带她出走的地方；这是我和父亲的童年故里，逢年过节，夏日秋时叩门游历的地方。我感到有种血脉和这山脉相连，当我想起这里，我的血液也在沸腾，我的心脏随着这山间的溪流跳动。这里是晋豫的咽喉，南北的要道，而太行是守护我们的城墙：武王在这里修兵练武，一举破商；岳飞在此抗击金军，收复北方；中国军队在这里抗击北来的日军，阻止沦陷区向南蔓延，太行山上，是抗日烽火燃烧的地方。晴朗的天向北望，总能看到那一览无余的铜墙铁壁，仿佛豫北这片平原的钢铁长城；倘若雨季，高耸的山峰在缥缈的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如梦似幻……

有幸在这金色的日子里再来到太行山上，看着太阳从山头降落，气温慢慢变得微凉，视线越来越昏暗，炊烟袅袅地升起，空气中弥漫着柴火飘散的香气，羊群在羊圈里咩咩叫着，我知道，我该下山了，又要离开这美丽的宝藏之地。

时不时有汽车的灯光和我们下山的车迎面驶过，我看到黑夜中的群山，像是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，如同母亲召唤孩子回家，土地迎接黑夜的来临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